

# 南京地球村 入乡随俗的老外们

安炯南 41岁  
韩国 南京无穹花韩国料理店总经理

今天吃团圆饭  
明天去上香

■统计数据

## 2008年常住南京外国人

来自150多个国家13000多人



还有来自日本、加拿大、澳大利亚、美国、德国、法国、南非等国家地区的外国友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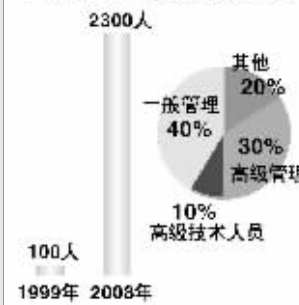
## 2008年临时来宁的境外人员

总数为83万多人次



(数据来源: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)

## 在南京工作的老外2300人



(数据来源:南京市人事和劳动部门)

本版撰文

实习生 吕为 见习记者 沈晓伟 王凡  
快报记者 赵丹丹 钟晓敏 田雪亭 项凤华

随着南京越来越开放,来投资、经商、旅游,从事文化、科教事业的 외국인 越来越多。如今,在南京街头,随处可见黄头发、蓝眼睛、黑皮肤等的各国友人。此外,还有为数相当多的韩国人、日本人因为肤色等跟中国人很像,很难一眼辨别出来。2008年,共有来自1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3000多人常住南京,南京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地球村。

贴福字、吃团圆饭、放鞭炮……今天是传统的除夕佳节,很多家庭都沉浸在喜庆氛围中。记者采访发现,很多外国人大都选择了入乡随俗,与我们一起体会浓浓的年味。

在南京打拼16年,昔日青涩的留学生安炯南现在已成了地道的“南京通”。他笑言,自己对南京的熟悉甚至超过了家乡首尔。最近4年来,忙于打理饭馆的生意,他一直没机会回国。但无论多忙,一到春节,像南京人一样,安炯南会带着家人去鸡鸣寺上香,领着孩子到郊外放鞭炮。

安炯南最初选择来南京,完全出于偶然。受爷爷的影响,他从小就对中医非常感兴趣。1993年,刚服完兵役的他,稀里糊涂就来了南京,就读南京中医药大学。

1997年,安炯南意外得知自己的学历在韩国不被承认,沮丧的他不得不另寻出路。半年后,他联手哥哥安振永,开设了南京第一家韩国料理店“无穹花”。但当时的南京人对这种异国风味并不太买账。严重的人不敢出把安炯南兄弟急坏了。他们尝试低价转手,可无人问津。当时正值寒冬,安炯南连一床厚被子都买不起。为了保暖,他晚上就穿着毛衣睡觉。

就在一筹莫展的时候,一则“江湖救急令”在南京中医药大学传播开来,大家帮忙凑份子啦!原来得知安炯南的困境后,他在学校的老师同学们都开始设法帮忙。时隔11年,回想当时的情景他还是非常激动。“陆续有人主动借钱给我。有的借1万,有的借2万,就这样慢慢凑齐了40多万。其实我知道,当时大家口袋里都没多少钱。”

安炯南也知道中国有种叫“借条”的东西,但让他意外的是,所有“债主”都不肯收“借条”。“作为一个老外,要是我借钱一走了之,他们可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。”

老师同学们的仗义心肠让他心存感激,店里的中国员工也对他不离不弃。饭馆领班、中国朝鲜族姑娘李顺英就是其中之一。朝夕相处中,安炯南对这个清秀、能干的中国女孩产生了好感。到第3年,饭馆的生意终于有了起色,安炯南也成了地地道道的中国女婿。

回顾以往的春节,安炯南觉得,“中国过年跟韩国很像,都很开心、喜庆,甚至还更有趣!因为中国有“鞭炮”。在韩国,他只在小时候接触过鞭炮,后来就再也没见到了。在南京的烟花爆竹声中,他仿佛又回到了童年。最后他开心地告诉记者,父母已于半个月前到达南京,现在全家就等着一块儿感受南京的热闹“年味儿”呢。

在陶谷新村和南秀村的交界,有一幢二层小楼隐藏在住宅区之中。一扇木门等待着客人的光临,敲门而入,里面的世界更加叫人着迷。

这是一间名叫“索味”的咖啡屋,老板名叫麦克,法国人。深邃的眼睛,挺拔的鼻梁,经典的欧式容貌。午饭的当口,他正穿着厨师服,在吧台上下忙活。一旁的餐桌上,一个美丽如性的中国姑娘李娜用计算器在算着账。显然,这是老板娘。

麦克2005年9月份从法国南部的一个小城来到南京,并申请到了在河海大学学习中文的机会。2006年,麦克在一个朋友聚会上认识了当时还在一家企业上班的李娜,两人很快坠入爱河。

“中国女孩子比法国姑娘迷人得多。”麦克深情地望着李娜,至于哪里迷人他似乎也说不上来。“就是很漂亮嘛。”他挤眉弄眼的样子逗趣极了。还有一句更深情的表白:“如果没有遇见你,我肯定已经回国去了。”

去年6月份,两人合开了这间咖啡屋,起名叫索味,听上去文艺又有情调,背后的意思却很直白——“锁胃”。来客人了,两人默契地看了一眼,麦克闪进厨房做比萨和法式浓汤,李娜走向吧台泡咖啡。“他是老板又是大厨,店里的菜肴都是他做,他在意大利饭馆学过。”李娜的喜悦写在脸上。麦克在她眼里是一个安静和踏实的人,跟着他很有安全感。

“今年,我们就打算结婚了。”聊到后来,两人满脸幸福地说出了这样一个好消息。“我就要成为中国的女婿啦。”麦克把两个中国字说得尤其重。

说起近年来,麦克既兴奋又紧张。幸而,他有个法国同学罗马娶了个扬州姑娘,所以这些天他都拉着罗马“取经”呢。罗马可了不得,已经在女方家里过了两次春节。罗马这样传播自己的经验,吃饭前要帮忙打卫生,吃饭时要给长辈敬酒,吃完饭要陪长辈看电视,就差给他写成条例。

麦克听得如痴如醉,按捺不住地要体验过年。当然了,他最操心的还是怎么去讨好岳父母,你瞧,他拉着李娜坐在身边嘟囔着:“我们去买点烟,买点酒……”

## 为了抱得美人归 一心学过中国年

30岁的希尔该出生在俄罗斯的新西伯利亚市,父亲是朝鲜族的俄罗斯人,母亲是土生土长的当地人,也许是因为遗传父亲比较多,希尔该生就一副黄种人的面孔。

曾做过工程师的他从单位辞职后,干起了从德国往俄罗斯进口二手车的生意。因为生意来往的缘故,他认识了不少在俄罗斯生活的中国人。

去年4月,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国的挚友告诉希尔该,南京是中国最有文化氛围的城市,性格豪迈、果断的他在没有任何中文基础的情况下,独自一人来到南京,进入一所大学的语言培训中心学习中文。

初到异地,虽然没有了家乡的连天大雪,没有了冬日的暖气,但很多“新鲜”事物让希尔该应接不暇。从没尝过鸭肉味道的希尔该,爱上了南京盐水鸭。“我现在天天都得吃一份鸭子,味道真是妙极了。”并且,中国餐馆低廉的价格也让希尔该省心不已。他说:“以前在俄罗斯时,因为用餐价格高昂,一个月我最多只能去餐馆吃两次,否则那个月剩下的日子只能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。现在,即便每顿饭我都在饭店里解决,也完全负担得起。”

在中国的超市里,希尔该也发现了很多让他觉得“奇怪”的地方。他说,在中国,超市里的物品样式很多,从贵到便宜都有,能够买到你想要的任何东西。可在俄罗斯,选择面就要窄得多。而且,“俄罗斯超市里的很多货物都是从中国进口的。”希尔该告诉记者,在俄罗斯,一包“康师傅牛肉面”可以作为餐馆里的一道菜出售,并在原有价格的基础上加收一些服务费,这在中国是绝对无法想象的。

与俄罗斯人过年出门狂欢的习惯不同,中国人过年大多喜欢呆在家里,这让希尔该觉得非常特别。

今年,希尔该决定留在南京度过他的第一个“中国年”,因为周围的朋友大多选择了回国或是旅游,与希尔该相样过年的只有四五个人了,他说:“那天,我们会在一起聚个餐,再上街逛一逛,逛累了,就回去睡觉。”

Rami Badawi(巴达卫)38岁  
叙利亚人 南京大学博士生

## 过年吃饺子 还要做大盘鸡

2009年的春节,是叙利亚留学生巴达卫在南京过的第八个春节。过年前,他和妻子去金润发超市淘了一堆年货,还给两岁儿子买了身新衣服。他还特意准备好“红包”,拜年时送给朋友的孩子。过年要说吉利话,这不见记者问他就拱手说:“新年好,牛年发大财。”

没来中国之前,巴达卫在叙利亚是名土木工程师。工作几年后,他突然有了继续深造的想法。在比较众多大学时,他发现南京大学的地理信息工程专业很不错。

可是中国的魅力实在太太,尤其是美丽的菜肴。当朋友第一次邀请巴达卫去酸菜鱼馆时,把鱼片放进沸味的都市,8年多时间,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。当年走穴的,有什么人出来了,成了明星,有的人也不是。

葛洪生说,在社会大学,自己长了很多见识。1997年,他到了南京。当时,北京有家酒吧叫“解决”,跟朋友一合计,便决定开一家酒吧,取名叫“答案”。

早先的店开在上海路金银街。金银街邻近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,留学生很多。他们便成了这里很多中国的顾客。

“刚开业时,95%都是外国人。”之所以吸引外国人,葛洪生归结为自己“极其不商业”的经营方式。酒吧不定期地举办一些小型展览,留学生的作品被贴满满屋都是。有些留学生的父母来南京看望子女,选择这里作为接待家人的地方。

答案的门面很小,若不是常客或者朋友带路,很容易就将这里错过。这种低调,葛洪生是故意的。他不希望这里成为一个很商业的地方,“那样会带来很多繁杂的声音,很多人不是自己想来的。”

看得出来,他是一个挑剔的人。他甚至挑剔自己的顾客,他希望自己的客人跟自己是一类的,能听懂他的音乐,能欣赏他准备的食物。

若不是经常接到外国来的旅行者,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,到这里坐一坐,喝上一杯,葛洪生不会知道自己的小酒吧被写进了很多旅行指南。一个留学生告诉他的,南大中美中心的新生入学问卷中,甚至会有这样的题目:“你周围有一间酒吧,店主叫什么名字,请用最短的时间找到这个地方,认识这个地方。”

从开业以来,这里一直不缺慕名而来的顾客。

“对,就是那个大卫·科波菲尔来过”

“我一直在追求一种平和的生活状态。我的性格是内向的,不想被人注意。”葛洪生将这种低调延续到酒吧中。

来过答案的名人很多,郑钧、朴树、顺子、羽泉、吴大维,娱乐圈内很多名人都在这里。葛洪生表现得很不当回事,如果有人告诉他谁来了,他就礼貌地打个招呼“噢,你好”,然后就自动离开。“他们出来也是想放松自己,不想被人注意和打扰”,这是葛洪生的逻辑,以至于世界顶级的魔术师大卫·科波菲尔来过这里,他也是一句淡淡带过,“对,就是那个大卫。”

来过这里的名人中,葛洪生对朴树的印象比较深。朴树来的那天,看到吉他,就自己弹了起来。因为顾客主要是外国人,外国人这样欣赏中国明星也没什么概念,“朴树自己弹自己的,客人们照日照聊天。”

除了大大小小的名人看中了这里,这里也曾经被导演黄建新看中。王志文和范伟主演的《求求你,表扬我》曾在这里取过景。“摄影机从窗户外的院子取景,拍了一个晚上。”

这个院子,很多人第一眼就爱上这里。女主人晓川当初选址南秀村,就是看中了这个院子。“我在一个雨季到来之前,到这里看房子的。之前这里开了一家足疗店,屋子里排满了各种喇叭。但是,院子里的三棵柳树吸引了我。”

盘下这个店面后,晓川又种上了爬山虎,院子里搭了凉棚,摆上了桌椅。“春天和秋天的晚上,我和Jef最喜欢坐在凉棚下,听听音乐,和老朋友聊天。第二天,“群聚”会,挂了彩的Jef特意戴了一个帽子,不想让沈颖发现。沈颖虽然心

下午6点,46岁的葛洪生推开酒吧的木栅栏,黑色拉布拉多迎面扑来,葛洪生轻声呵斥,“你别老围着我转行不行。”拉布拉多似乎听懂了主人的呵斥,蹲下身子安静了下来。寒流即将到来,葛洪生进了酒吧,关上窗户,打开空调。服务生给每张餐桌摆上红蜡烛的时候,葛洪生忍不住叮嘱了一句:“记得玻璃杯里加上水。”

酒吧名叫答案,英文名叫做behind wall。酒吧的装修可以用破旧形容,水泥地面不算平整,白墙浮着一层灰尘,桌椅是葛洪生画的图纸,找工人打的。屋内能敲掉的非承重墙已经敲掉,拱门、陶罐、小布置,可以看出一些地中海风格元素。这个看上去不扎眼的酒吧,客人一直以外国人居多,美国、西班牙、加拿大、越南……这里成了一个小小的地球村。

## 他们在南京寻找中国“答案”

### 被写进新生的入学问卷中

被店里服务生喊作葛老师的葛洪生,其实一天都没做过老师。他甚至没有念过大学。

来南京十多年,一口北京口音一直改不掉。葛洪生记忆中的青涩岁月,永远是阳光灿烂的日子。跟影片中的夏雨一样,他也是在北大大院里长大的,不爱学习,想法多。上世纪70年代末期,偶尔电台会播放一两首西方音乐,葛洪生就此迷上了音乐,成了乐手。

如今的生活已算安定,回忆曾经过的走穴生活,他用了三十二元一场到100多一场,走穴的地方小到山村,大到深圳这样的都市,8年多时间,他走遍了大半个中国。当年走穴的,有什么人出来了,成了明星,有的人也不是。

葛洪生说,在社会大学,自己长了很多见识。1997年,他到了南京。当时,北京有家酒吧叫“解决”,跟朋友一合计,便决定开一家酒吧,取名叫“答案”。

早先的店开在上海路金银街。金银街邻近南京大学中美文化研究中心,留学生很多。他们便成了这里很多中国的顾客。

“刚开业时,95%都是外国人。”之所以吸引外国人,葛洪生归结为自己“极其不商业”的经营方式。酒吧不定期地举办一些小型展览,留学生的作品被贴满满屋都是。有些留学生的父母来南京看望子女,选择这里作为接待家人的地方。

答案的门面很小,若不是常客或者朋友带路,很容易就将这里错过。这种低调,葛洪生是故意的。他不希望这里成为一个很商业的地方,“那样会带来很多繁杂的声音,很多人不是自己想来的。”

看得出来,他是一个挑剔的人。他甚至挑剔自己的顾客,他希望自己的客人跟自己是一类的,能听懂他的音乐,能欣赏他准备的食物。

若不是经常接到外国来的旅行者,拖着大包小包的行李,到这里坐一坐,喝上一杯,葛洪生不会知道自己的小酒吧被写进了很多旅行指南。一个留学生告诉他的,南大中美中心的新生入学问卷中,甚至会有这样的题目:“你周围有一间酒吧,店主叫什么名字,请用最短的时间找到这个地方,认识这个地方。”

从开业以来,这里一直不缺慕名而来的顾客。

“对,就是那个大卫·科波菲尔来过”

“我一直在追求一种平和的生活状态。我的性格是内向的,不想被人注意。”葛洪生将这种低调延续到酒吧中。

来过答案的名人很多,郑钧、朴树、顺子、羽泉、吴大维,娱乐圈内很多名人都在这里。葛洪生表现得很不当回事,如果有人告诉他谁来了,他就礼貌地打个招呼“噢,你好”,然后就自动离开。“他们出来也是想放松自己,不想被人注意和打扰”,这是葛洪生的逻辑,以至于世界顶级的魔术师大卫·科波菲尔来过这里,他也是一句淡淡带过,“对,就是那个大卫。”

来过这里的名人中,葛洪生对朴树的印象比较深。朴树来的那天,看到吉他,就自己弹了起来。因为顾客主要是外国人,外国人这样欣赏中国明星也没什么概念,“朴树自己弹自己的,客人们照日照聊天。”

除了大大小小的名人看中了这里,这里也曾经被导演黄建新看中。王志文和范伟主演的《求求你,表扬我》曾在这里取过景。“摄影机从窗户外的院子取景,拍了一个晚上。”

这个院子,很多人第一眼就爱上这里。女主人晓川当初选址南秀村,就是看中了这个院子。“我在一个雨季到来之前,到这里看房子的。之前这里开了一家足疗店,屋子里排满了各种喇叭。但是,院子里的三棵柳树吸引了我。”

盘下这个店面后,晓川又种上了爬山虎,院子里搭了凉棚,摆上了桌椅。“春天和秋天的晚上,我和Jef最喜欢坐在凉棚下,听听音乐,和老朋友聊天。第二天,“群聚”会,挂了彩的Jef特意戴了一个帽子,不想让沈颖发现。沈颖虽然心



答案酒吧,老外们在南京的据点 快报记者 唐伟超 摄

答案从金银街搬到南秀村后,去了趟美国的葛洪生迷上了墨西哥菜。南秀村的答案开始经营餐饮。以前总是过夜猫子的生活,年龄大了,葛洪生和晓川都想转到白天的餐饮上。

“不过客人还是习惯当这里是酒吧。消费门槛定得不高,一些我们想回避的顾客进来了。有的人点上一桌喜力,然后租出钱,要点唱《老鼠爱大米》《动物世界》之类。外国人傻愣愣地看着这些大声叫嚷的顾客。”这个时候,作为店主,晓川总是特别尴尬。她幽默地总结:“有外国人的地方,就有看热闹的中国,而且一个人会慢慢就看成了一桌子。”

沈颖是地道的南京人,家住定淮门,之前是南京一所幼儿园的老师。在朋友的介绍下,认识了美国来的Jef。Jef毕业于杜鲁门大学,主修国际贸易,辅修中文。大学毕业以后,来南京大学继续进修中文。没想到,在南京,Jef遇到了自己的“命中注定”。

“我们都是比较简单的人,喜欢安静。答案是我们恋爱‘据点’。”幼儿园的同事算不上繁忙,下午三点下班后,沈颖就骑着电动车,从玄武湖附近蹬到南秀村。而Jef则骑着自行车,从代驾的地点赶过来。

一瓶啤酒,一杯香蕉奶昔,来得次数多了,不需要说,服务生就给他们端上这两样。

一次在答案,朋友间的聊天。沈颖对Jef暗暗生出了好感。

前一天晚上,Jef在回家的路上,看到一个男人在打老婆,很多人路过,却没有上前阻止。Jef看不下去,上去制止,结果惹怒了对方,被揍了一顿。

第二天的“群聚”会,挂了彩的Jef特意戴了一个帽子,不想让沈颖发现。沈颖虽然心

生奇怪,也没多问。倒是朋友们显得很关心Jef,问他怎么样了。沈颖这才知道事情的由来。“女主人晓川说,“这些年,我一直在观察他们的生活。看着盖山顶和李娜结婚,去年生下宝宝。这个新年,他们去了菲律宾度假,日子过得很幸福。”

“他头也破了,手也受伤了,但是他不告诉我,因为他觉得打架是不对的事情,可是他看见别人欺负女人,又不能不管。我一下子觉得他是个有正义感的男人。对他产生了好感。”当然,沈颖也有自己的“小九九”,“大家都很关心他,说明他人缘很好。”

沈颖和Jef的交往很传统,恋爱两个月后,Jef的妈妈和弟弟到南京旅游,和沈颖的家人见了面。用沈颖的话说,这几次见面“确定了两人的关系,可以放心交往了。”

向沈颖可曾遇到文化上的差异,她摇摇头,“我老公除了是个美国人外,我们和普通夫妻一样,婚姻属于平稳类型的。”

爱情的火花在这里燃起,也有在这里熄灭的。“看别人先活,过自己的生活吧。”跟原先出版社文字编辑的工作比起来,晓川更喜欢现在的工作,“自由,没有人强迫自己做事。”

“有时我跟居委会大妈一样,你说我是情感诊所的心理医生也好,到这里来的很多顾客,喜欢向我倾诉感情问题。”晓川说自己是个很好的听众,每次都很有耐心地给对方分析各种利弊,“可‘道理’这两个字在爱情的字典里是不存在的。”心理咨询师当多了,她开始归纳总结。

杰拉德的朋友正好是写音乐教材的,这些带回来的教材被老伍奉为宝贝。杰拉德在南京做生意已经好几年了,今年的金融危机对西班牙的冲击比较大。“杰拉德很多款子收不回来,有些焦头烂额的,这个月回国忙着收账了。”

“杰拉德家在巴塞罗那,他一直邀请我跟他去一趟西班牙。”虽然杰拉德认为老伍对佛拉门戈的感觉很对,他坚持认为,老伍应该去西班牙喝一口当地的水。老伍也为此一直在准备着,护照已经办了,计划今年夏天动身。

在老伍看来,佛拉门戈只有两种情绪,一种是悲伤,一种是高兴。弹了这么多年,老伍说,只要前一天拿到谱子,第二天准能弹奏出来。收过几个外国徒弟的他,还是觉得西班牙之行是必须的。

八点钟,晚上的表演时间到了。葛洪生和老伍,这两个岁数相同,同是属虎的男人,各弹各自的吉他。一把是民谣吉他,一把是古典吉他。这天,他们弹奏的是一曲欢快的佛拉门戈,明快的情绪里,葛洪生用右脚打着拍子。这个夜晚,他们安定地坐在台上,表情是欢乐的。他们面前架着手写版歌谱,翻开一张谱子,曾经的老穴生活已成了过去的一页。

虽然外国客人很多,伍贻军几乎不主动与客人交流。夏天的时候,他抱着吉他一边演奏一边在屋子内走动。客人

的兴致被他带动,跟在他后面“互动”。那是与客人不多的交流。几年以来,伍贻军结识的最好的朋友是杰拉德。

一天,伍贻军弹奏了一曲《悲伤的西班牙》,伤感的曲调打动了杰拉德。伍贻军快走的时候,被杰拉德拉住。“老伍,可以跟你聊两句吗?”这是两人之间的第一次对话。

成了朋友后,杰拉德每次回国前都要给伍贻军打电话,询问需要带点什么。一年回西班牙两趟的他,给老伍带过一把佛拉门戈吉他,还带来了一些音乐教材。

杰拉德的朋友正好是写音乐教材的,这些带回来的教材被老伍奉为宝贝。杰拉德在南京做生意已经好几年了,今年的金融危机对西班牙的冲击比较大。“杰拉德很多款子收不回来,有些焦头烂额的,这个月回国忙着收账了。”

“杰拉德家在巴塞罗那,他一直邀请我跟他去一趟西班牙。”虽然杰拉德认为老伍对佛拉门戈的感觉很对,他坚持认为,老伍应该去西班牙喝一口当地的水。老伍也为此一直在准备着,护照已经办了,计划今年夏天动身。

在老伍看来,佛拉门戈只有两种情绪,一种是悲伤,一种是高兴。弹了这么多年,老伍说,只要前一天拿到谱子,第二天准能弹奏出来。收过几个外国徒弟的他,还是觉得西班牙之行是必须的。

八点钟,晚上的表演时间到了。葛洪生和老伍,这两个岁数相同,同是属虎的男人,各弹各自的吉他。一把是民谣吉他,一把是古典吉他。这天,他们弹奏的是一曲欢快的佛拉门戈,明快的情绪里,葛洪生用右脚打着拍子。这个夜晚,他们安定地坐在台上,表情是欢乐的。他们面前架着手写版歌谱,翻开一张谱子,曾经的老穴生活已成了过去的一页。

虽然外国客人很多,伍贻军几乎不主动与客人交流。夏天的时候,他抱着吉他一边演奏一边在屋子内走动。客人

的兴致被他带动,跟在他后面“互动”。那是与客人不多的交流。几年以来,伍贻军结识的最好的朋友是杰拉德。

一天,伍贻军弹奏了一曲《悲伤的西班牙》,伤感的曲调打动了杰拉德。伍贻军快走的时候,被杰拉德拉住。“老伍,可以跟你聊两句吗?”这是两人之间的第一次对话。

成了朋友后,杰拉德每次回国前都要给伍贻军打电话,询问需要带点什么。一年回西班牙两趟的他,给老伍带过一把佛拉门戈吉他,还带来了一些音乐教材。

杰拉德的朋友正好是写音乐教材的,这些带回来的教材被老伍奉为宝贝。杰拉德在南京做生意已经好几年了,今年的金融危机对西班牙的冲击比较大。“杰拉德很多款子收不回来,有些焦头烂额的,这个月回国忙着收账了。”

“杰拉德家在巴塞罗那,他一直邀请我跟他去一趟西班牙。”虽然杰拉德认为老伍对佛拉门戈的感觉很对,他坚持认为,老伍应该去西班牙喝一口当地的水。老伍也为此一直在准备着,护照已经办了,计划今年夏天动身。

快报记者 戎华